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586
1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此回是財字一篇小結束蓋林凡僧藥以後乃極力寫色的利害此又寫財的利害爲酒肉朋友柴米夫妻八字同声一哭也

西門捐金人言彼不得朋友之報不知其盜子虛之物爲捐金之費比盜賊得平人財物而施人者更加一等罪惡蓋我既盜朋友之財何責朋友之負我哉

二日已做完又接敘水秀才一段蓋冰乃冷物今欲寫西門氏冷落于七十九回後而不露冷信于前數十回之前不特無以蓄勢亦何以爲之文字哉然即

1.686
14

寫一水秀才來、則正炎熱時、何以入此冷姓、而水秀才一來文字亦必冷盡矣、故先提明水秀才、乃閒閒說出、又輕輕抹去、重復寫一溫字出來、言此時冷雖未冷、熱已不熱、惟此尸居餘氣、以旦夕待死耳、故隔花一戲、借韓金釧透出寒字、又借春鴻留春燕死透出春去秋深、此又以水溫二秀才言不熱之漸、將冷之幾、層層文字、固自做開卷冷熱二字、非真個有西門氏請代筆先生也、至後溫秀才去而聶而湖、代寫軸文、已隱一冷水于內、故帶水戰冷已極矣、而西門死、伯爵祭文、方用水秀才、水字爲冷、豈不益信、終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峙節得鈔做妻兒

詩曰

清河豪士天下奇　意氣相投山可移
濟人不惜千金諾　狂飲寧辭百夜期
雕盤綺食會衆客　吳歌趙舞香風吹
堂中亦有三子士　他日酬恩知是誰（哭盡天下萬世）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些時、春燕死了、止春鴻一人、送去已往、迎不得將來矣、正是

却說常峙節自那日來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到手房
壬又日夜催逼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今日也接風明
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
情難盡一箇不見却告訴那日失了應伯爵只走到大
官人門首問声說不在就轉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
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
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旋落水說
的常峙節有口無言呆瞪瞪不敢做声到了明日早起身
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便請伯爵吃三盃伯爵道
這却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
盤薰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十弟兄如此所常時節道小
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逼不能會面
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一夜耐不的五更
抽身專求哥趁着大官人还沒出門時慢七的候他不知
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
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箇又吃過幾盃應伯爵
便推早酒不吃了常時節又勸一盃等还酒錢一同出門
徑奔西門慶家裡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蔫爽西門
慶連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

事故不去自在花園藏春塢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
瓶兒五個尋花問柳頑耍好不快活勝似
爵來到所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滿心歡喜坐着等了好
半日都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攙着一隻
箱子都是綾綢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
日还只得一半就所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
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箇伙計攙着
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害嗎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
來也兩人又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
請坐的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都怎的在

家裏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
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
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里拾來的西門慶道日
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
还做不完經句一半哩常峙節仲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
箱了好不費事小子人家一疋布也難得心哥果是財主
哩西門慶合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
怎的还不見到不知貢貨物何如這幾日不知李三黃
四的銀子曾在府裏頭關了些送來與哥麼西門慶道貨
船不知在那里擡擱着書也沒稍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

三黃四的又說在出月經閑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閒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家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當在典鋪裏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急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裏絮絮叨叨且尋的房子住着也是哥的体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曾許下他來因爲東京去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即他興會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經勾住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間廚灶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箇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教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拿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兌銀與你成交可好麼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說皮匣的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峙節道這一包碎銀子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

拿去好襍用、打開與常峙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峙節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的、你又沒曾尋的、只等你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峙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多少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也須問其如何來者、苗青之物可濟人乎、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上也不保、可知天道好还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爲財字一哭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畢、常峙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懽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渾家鬧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自千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躲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兒上、打開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無價之寶、滿身还麻了、恨沒口水嚥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一塲氣了、又爲財字一哭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裡土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

去常二道你生平會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兩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爲銀子）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声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爲銀子）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恁他喬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會有人花見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几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爲銀子）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潑罵那婦人一潑吊下淚來兩個（化工）大都閉羞口又沒個人勸解閉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理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揀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可憐）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耍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并此亦不能可嘆）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會去吃酒虧了應二哥許多婉轉纔得這些銀子到于还許我尋下房子兌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攬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

不要花費開了、尋件衣服過冬、看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婦人道、你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可憐常二取栲栳、望街上買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塊羊肉、拿進門來、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生也該宰、幾箇請你婦人、等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声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餓你哩、試試手段看、則那婦人听說、笑的往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此、罷那婦人、便一箇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発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一

件月白雲紬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紬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一件鵝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紬直身又買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到家中叫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沒便宜却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笼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懽天喜地（果有此景）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一篇柴米夫妻文字）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峙節出門依舊在所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箇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東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料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裏叫他替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若要別樣却有要這個到難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伏後）若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個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胷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

幾利禁不的髮白髭班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裏也還有
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勻
用了却怎的肯來我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
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隻手受呼西門慶
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等閑要幾數伯爵道好是靠不的數了
只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有十分美貌又
有兩個孩子總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
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
走走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
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怎他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
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
管情書柬詩詞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人看了時都道西
門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都是吊慌我却不信
你記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听看好時我就請他來家撥
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伯爵道曾記得他稍
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
听

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
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字來方便羨如椽往來言疏落

筆起雲烟

西門慶听畢便大笑將起來道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却怎的不稍書來到寫一隻曲兒來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蕩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三世之交自小同上學堂先生曾道應家學生子和水家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妬忌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況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西門慶道別的罷了只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理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行方便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閒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一對瞎子妙絕）只得對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裡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厮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厮見他似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

逐出門來、閙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
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詩多了頭小廝同
宿、你看水秀才亂麼伏圖再不亂的西門慶笑罵道你這
狗才、單管說慌吊皮鬼混人前日散同僚夏龍溪請的先
生倪桂岩曾說他有個姓温的秀才、水秀才總是温且待
秀才之影也他來時再處正是

將軍不好武、
雅子總能文、

此回單寫永福寺作地何則永福寺金蓮梅歸根之所不寫爲守備香火則金蓮亦不能葬此春梅亦不來此使止寫守備香火而西門無因不幾無因而果顧客失主乎故用千金嘉捨總爲後文衆人俱歸于此地

如擬兒死于梵僧藥而藥由永福寺金蓮敬濟葬于寺中春梅逢月娘于寺而玉樓又因永福寺見李衙內是衆人齊歸于此也寔同散于此也安得不特特寫一重修之千金出于西門氏乎

接寫二尼印經相映成趣見不反本篤寔重倫好禮雖千金之施何益身命止足爲敗亡之因且豈但千金無益即再捨些亦不過如此而已點醒世人無限一笑回嗔蓋順筆照管金蓮敬濟初得手情事又點明不能放胆以爲西門死後地步也文字點染之妙如此

寫金蓮敬濟情事即于永福寺化緣之後見金蓮不知死也

第五十七回

聞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詩曰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巍、前佛不復辨、
百身一莓苔、惟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
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公爲領兵徒、
咄嗟擅施開、吾知多羅樹、那倚蓮花臺、
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

（小○玉○眼○中○俱○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箇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廻老祖怎麼叫做萬廻老祖

因那老祖做孩子的時節、纔七八歲、有個哥兒從軍邊上、
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老娘思想太的孩兒、時常在家啼
哭、忽一日孩子問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儘
挨得過、爲何時時吊下淚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的
老娘就說、小孩子你那裡知道、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
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信兒也沒一個、不知他
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說着又哭起來、那孩
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里、咱做弟郎的、
早晚間走去抓尋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
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果了、你哥若是一

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餘
里、就是好漢子、也走四五個月、纔到哩、你孩兒家怎麼去
的、那孩子就說、嗄、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
尋哥兒就回也、只見他把靸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
整、望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七叫之不應、追之
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前來解勸、說道、
孩兒小、怎去的遠、早晚間自回也、因此婆七收着兩眶眼
淚、悶七坐的、看七紅日西沉、那婆七探頭探腦、向外張望、
只免遠七黑魆七影兒裡、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七就
說、靠天靠地靠日月三光若的俺小的兒子來了、也不枉

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廻老祖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哩、咱已到遼東、抓尋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波、笑道、孩兒、你不去的正好免教我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常慌哄着老娘、那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往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麼、一直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也是婆ㄟ親手縫的、毫厘不差、因此與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又在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勅建永福禪寺、特爲永福寺一構衆人將散矣、

做萬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粮、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聖主尊降聖澤深、

不想歲月如梭、時宜事改、那得遇老祖、歸天圓寂、就有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ㄟ多化去了、只有幾個憊賴和尚、養老婆吃燒酒、甚事兒不弄出來、不消幾日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都典了、毀上椽兒、傳兒瓶兒、換酒吃了、弄的那兩淋風刮、佛像兒倒的荒ㄟ凉ㄟ、將一片鐘鼓道場、忽變作荒烟衰草三四十年、那一個肯扶衰起廢、小小一段炎凉、不想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打從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箇年頭、纔到中華區處、迤

過來到山東就卓錫在這個破寺裡面壁九年不言不語
眞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五夫向好兆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宇冊塌的不成模樣了這
些蠢狗才臢的禿驢止會吃酒喫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
赤白白地豈不可惜到今日誰肯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
頭那個出頭況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
私巨萬富比王侯前日餞送蔡御史會在咱這裏擺設酒
席他見寺宇傾頹就有個鼎建重新的意思若得他爲主
作倡管情早晚間把這好事做可也咱須去走一遭當時

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
老怎生打扮但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
手中錫杖光如鏡
開覺明路現金繩
雙環掛耳是黃金
龍眉紺髮銅鈴眼
百八明珠耀目明
提起凡夫夢亦醒
道是西天老聖僧

長老宣揚已畢就叫行者拿過文房四寶寫了一篇疏文
好長老眞個是古佛菩薩現身于是辭了大衆着上禪鞋
戴上個斗笠子一壁廂直奔到西門慶家裡來且說西門
慶辭別了應伯爵走到吳月娘房內把應伯爵荐水秀才

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多得衆親朋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酒回答他今日到空閒就把這事兒完了罷當下就叫了玳安分付買辦嗄飯之類又分付小厮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七的接住了就叫妳子抱出官哥兒來只見眉目稀疎就如粉塑粧成笑欣上直擡到月娘懷裡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幾時的兒恁的乖覺長大起來恁地奉承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長大起來養老娘哩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那鳳冠霞帔隱七兒先到

娘哩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與頭却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潘金蓮在外邊聽見（偏與他聽見）不覺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耻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也不會經過三箇黃梅四箇夏至又不會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閑上學堂讀書還是箇水泡與鬧羅王合養在這裡的一罵瓶兒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二罵月娘怪賊因根子沒廉耻的貨怎的就見的要做文官不要像你一罵西門姊急而謀愈急矣正在嘮嘮叨叨喃喃吶吶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尖嘴的

賊囚根子那個曉的你什麼爹在那里怎的到我這屋裡
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
的在那里那里問着我討那琍安就曉的不是路了望六
娘房裡就走走到房門前打箇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
爹在廳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琍安道
爹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走到外邊見
伯爵正要問話只見那募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
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處那箇掌事的
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
有請得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
個撒漫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
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廝們那曉得並不作难一壁廂進
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叫他進來看不一時請那長老
進到花廳裡面打了個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
脚到東京汴梁桌劔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
爲那宇殿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起來爲佛弟子自應爲
佛出力因此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
老爹時悲憐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
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如有
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柱宇

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一語中的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厮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

伏以白馬駝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啟宗門大地衆僧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裝嚴看此瓦礫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仁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啟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廻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圍黃金舖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洹舍白玉爲堦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嵬峩盡是琳宮緋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時移事換莽和尚縱酒撒潑毀壞清規獃道人懶情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寞斷絕門徒以致凄涼罕稀瞻仰兼以蛇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揀宇摧頹一而二二而三支撐靡計墻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午夜晨鐘朱紅檽槅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揀梁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呼

嗟乎、金碧焜炫、一旦爲灌莽荆榛、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贏、投櫃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厚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奕輝煌、金阜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西門慶看畢、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不想借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內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實有個捨財助建的念頭、蒙老師小顧、那敢推辭、拿着兎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發愿、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悄西門慶拿着筆笑道、方簿、簿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笑道、力簿力簿、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我們佛長的行徑、只要隨緣喜捨、終不强人所難、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說道、你是老師體量少也不成、就寫上五

百兩、楊家物乎花家物乎抑苗家物乎閣了兒臺中那長老打個闊訊謝了、西門慶又說我這里財官大監府縣倉巡一個匕都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匕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情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永福寺修理停當單等金蓮矣

慈悲作善豪家事、保福消災父母心

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所上與、應伯爵坐地道、我正要差人請你匕來的正好、我前日往西京、多謝衆親友們、與咱把盞、今日安排小酒與衆人回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兎混了一會兒、一團恭敬忽換此二字五百兩水消矣伯爵便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捨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你又幾時做施主來、疏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纔是則施、大掃西門寔是捧喝難道我從旁攛掇的不當個心施、西門慶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捧喝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裡頭、只見那潘金蓮哞哞叨叨沒揪沒採、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涕、走到房中、倒在象牙床上睡去了、李瓶兒又爲孩子嗁哭、自與妳子丫鬟在房中坐地

看官哥、只有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看着整辦嚘飯、箇門慶走到面前坐的就把道長老募緣、與自已開疏的事、備細說了一番、又把應伯爵要笑打覷的話、也說了一番、懽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會、那吳月娘、必竟是箇正經的人、不慌不忙說下幾句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

妻賢每至鷄鳴警、　款語常聞藥石言

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娘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体、少說幾椿兒、却不儹下些陰功與那小孩子也好、西門慶笑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还、難道是生刺七胡搊乱扯、歪厮纏做的、此意誤尽青赤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繦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强姦了姮娥、和姦了織女、揚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的富貴、該死月娘笑道、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笑間、只見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了一個盆兒、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你倒

在家裡月娘一面讓坐看官听說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
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
又是金蓮藉稿不料生意淺薄與寺裡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
來眼去刮上了四五六個常有些饅頭齋供拿來進奉他
又有那應付錢與他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裏脚他
丈夫那里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就做
了箇姑子專一在寺夫人叫他牽引開得兩門慶家裡豪富
待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七往來有一隻歌兒道
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了和尚夜七忙三個光頭好像師
父師兄并師弟只是繞飯原何在裡床

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兒揭開說道咱每沒有甚麼孝順
拿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献新月娘道要
來竟自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潘金蓮聽得外
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听看李瓶兒
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
官哥因爾同走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七坐地西
門慶因見李瓶兒來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自家開疏拾
財替官哥求福的事情又說一番不想惱了潘金蓮抽身

竟走喃喃噥噥竟自去了那薛姑子听了就站將起來合
掌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
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还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信
箇因果費不甚多更自獲福無量咦老檀越你若幹了這
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
師捨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得你功德叵西門
慶笑道姑七且坐下細說甚麽功果我便依你薛姑子就
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生西方淨土因
爲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你專心
念佛竟往西方永永不落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
誦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
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兒比有人家生
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灾去福來如今這
副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
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箇功德眞是大的緊西門
慶道這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
多少印刷有個經数經好動禪薛姑子又道老爹你那里
去細細算他止消先付九兩銀子叫經坊裏印造幾千萬
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攬果算還他就是了正說的熱鬧又是
一段姑子只見陳敬濟要與西門慶說話尋到捲棚底下剛剛

湊巧、遇着了潘金蓮憑闌獨惱、猛擡頭見了敬濟、就是猫
見見了魚鮮飯一般不覺把一天愁悶都改做春風和氣
兩個見沒有人來就執手相偎剝嘴咂舌頭兩箇肉麻頭
了一回又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箏帳的事情也不提
了、一雙眼又像老鼠兒防猫左顧又盼要做事又沒個方
便只得一溜烟出去了、正文如此几句且說西門慶聽了薛姑子
的話頭不覺又動了一片善心就叫玳安拿拜匣取出一
封銀子准准三十兩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即便同去
經房裡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箏帳找他正話
間只見書童忙忙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都到了少不的
是吳大舅花大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西門慶忙整衣
出外迎接陞堂就叫小廝擺下桌兒請衆人一行兒分班
列次各敘長幼坐的不一時大魚大肉時新菓品一齊兒
捧將出來只見酒逢知已形迹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
的三拳兩訛的歌的歌唱的唱頭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
了醉鄉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第五十八回

此回將雪娥一點者何也。蓋永福寺已修整。衆人將去。而羣芳木彫。必寒信先至。故雪娥一夜西風而蓮李杏梅皆有寒色矣。

林太太因月兒之薦也。故纔寫月兒必云在招宣府中供唱來。

寫愛月兒。不言語者。見月兒適纔受辱。全已歸恨桂姐。故後日思所以陷桂姐者。不一而足也。文心深細如此。

打狗傷人其惡固云妬瓶兒矣。乃并傷及其母。宜該

其死。比瓶兒更慘也。至于磨鏡非玉樓之文。乃特持使一老年無依之人。說其子之不孝。說其爲父母之有愁莫訴處。直刺金蓮之心。以爲不孝者警也。我固云作者以玉樓襯金蓮至此益信。看其拿姥姥送來小米與磨鏡者。其于姥姥之年老心酸。肉痛無復依倚者。能不刺入心懷乎。甚矣金蓮之可殺而凡不孝如金蓮者又皆可殺也

必云磨鏡者。蓋欲金蓮磨其惡念以存本心而鏡者。又以此鏡彼欲其以磨鏡之老人。而回鑑其母之苦情如一體而不異也。驚閻葉底。不一思量。尚能容于天地間乎。武二哥之此磨礪以須者久矣

玉樓此書借以作結之人也。周貧磨鏡。所以勸孝也。以此點醒孝字之意。以便結入幻化之孝也。千里結穴。誰其知之

觀磨鏡文字作者必有感水深悲。自爲苦孝之人而作此一回苦語。直結入一百回孝哥幻化總是此生此世不能一伸其志于親爲無可奈何之血淚也。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詞曰

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嗔怒着了顏强開懷也只是恨懷于叠摒則而今已摒了忘只怎生便忘得又還倚欄杆試重聽消息

右帝臺春後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房裡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

的一面攛掇他往月娘房裡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措抹涼蓆收拾鋪床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處差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胡秀遞上書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綢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未會裝載進城西門慶看了書帳心內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叫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見去就進來對吳月娘說韓駝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里尋駝計收拾開鋪子發賣月娘聽了就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在廳上坐就對他說韓駝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箇駁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央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郎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段子行賣手連年

運拙間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筭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箇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只見答應的節級拿票來回話說小的叫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鵓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主皇親家人攔住宅裡唱去了先作一身分却是出林太太小的只叫丁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里叫他不來果係是被主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拿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個侍主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我這裡請幾位客吃酒鄭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了他來儻若推辭連那鵓子都與我鎖了墜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裡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叫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去了等我拿

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裏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也隨後走來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里叫他不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心事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故好箇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飾伏後文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一半兒爹這裡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正說着只見胡秀來回話道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爹示下西門慶叫陳敬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與你鈔關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須臾陳敬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領了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响平

安來報到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忙帶迎接至大
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彆衣上面設兩張交
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閑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
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
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要笑的應先兒麼應伯爵欠
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
平安走來稟道府裡周爺差人拏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
（三〇字已直禹後文）
席來遲些叫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
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
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休要等他只怕來
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明虛着他席面就是正說話間王
經拿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
一個是倪鵬一個是溫必古就知倪秀才舉薦了同窓朋
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且不看倪秀
才只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莊質樸落魄鬍
鬚儀容謙仰舉止溫恭茶知行藏如何先觀動靜若是有幾
句單道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
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
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念都撇

在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
廉耻爲重峩其冠博其帶而眼底傍若無人關其論高
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
桂之高攀廣坐啣杯遯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illegible]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
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道久仰溫老先生大[illegible]敢問
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字日新號葵軒愛日也西門慶道
軒老先生又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
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敝同窓倪桂岩
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承老先生先
施學生容口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墨住
來書東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崖老先
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
生下降兼承厚貺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
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
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
青衣請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
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
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道四箇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
問可是王皇親那裡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

小的要拿他鴇子整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慶即出到廳臺基上站立寫出存心只見四箇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腰肢嬝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

萬種風流無處買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

○桂○姐○已○爲○所○算○矣○

○有○心○

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像俺外邊的樣子趫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裡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

他頭上金魚撇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走走就來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就往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官兒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奶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有不使小厮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里却叫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是四娘來董嬌兒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他每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

娘哩金蓮道沒廉耻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便好誰家自
已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
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見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
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裡有他大姊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
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
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在你那屋裡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會
見哩今日早辰起來打發他爹在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
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奴才不可逞
小孩見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
他尋了頭說你爹昨日在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

問他那小淫婦就趁勢兒對你爹說我終日不得個閒收
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
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了頭與你使便了真箇有亂話小玉
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
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在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
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
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正吃時忽聽前邊鼓樂响動
荆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座琵安兒來叫四箇唱的
就在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
唱隊舞絶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

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
任醫官令左右毡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
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說、纔知老先生華誕、恕學生
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
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辭道、不消了、一面
脫了大衣、與衆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大舅相
近面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盒、任醫官謝了、爲瓶兒病也令僕
從領下去、四箇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
慶令上席、分頭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劉薛二內相揀
○官○哥○死○孝○哥○亦○復○勾○化○ ○ ○ ○
了韓湘子度陳半街、陞仙會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見喝道

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道、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慌忙
迎接、未曾相見、就先請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要與四泉
把一盞、薛內相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礼兒罷、于是
二人交拜畢、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筯、下邊
就是湯飯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
瓶酒、周守備謝了、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又爲春梅地步呀吸消息
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頭月、　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
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

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客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都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菽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厚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箇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夫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藥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

席上家火都收了又分付從新後邊拿菓碟兒上來叫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拿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體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此三不一時盡童兒拿上菓碟兒來應伯爵看見酥油蜘螺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酒心入口而化說道個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會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已為觀戲一回下線說道老身你也請個兒于是揀了一箇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

揀了一箇賞他正飲酒闌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遞酒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們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也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來還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使着你每都不去等我自去罷正說着只聞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川汗巾兒答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箇曲兒與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米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鴇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箇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門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里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窠兒罷了說出齊香兒笑罵道恠老油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半邊俏把你這四箇小淫婦兒還不勾擺布哩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

光一味好敝、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自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裡（點明月鬼心事）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拿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交床上、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關鵪鶉夜去明來（為訪香兒一回出題）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　歌遏行雲迷楚館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箇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又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纔分付棋童備馬、拿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回（同）應二哥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甘夥計來見我、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吳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道、韓夥計貨船到、他新

開箇戽子舖收拾對門房子叫我替他尋個夥計大舅道
幾時開張咱每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
伯爵小衙衙口上吳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
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
是了一面作辭就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
○雪○月○巳○有○事○寒○乞○勞
打發李銘等唱錢去了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了
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買賣
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開張
喪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臨你親家爹
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了合同就立

伯爵作保得利十分爲主舉西門慶二分喬大戶三分其餘
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二分均分一面修蓋止庫裝壽牌
面待貨車到日堆卸開張後邊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
將温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
來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書童兒小廝伏侍他西門慶
家中宴客常請過來陪待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
門慶生辰第二日早辰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
對門看着收拾場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
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年間煮了請大姐子李桂
姐吳銀兒衆人圍着吃了一回吳月娘請的劉婆子來

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妳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毡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鍾酒不敢久坐就去了又點衆人○借○雪○娥○襯○出○瓶○兒○爲衆人可欺之八下脫手入金蓮不費就拿李瓶兒頂缺金蓮又叫吳銀兒桂姐唱了一套當日力也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辰又請任醫官來看他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躧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一雙大紅段子鞋滿幫子都屎污了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閂了拿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不○記○密○約○時○打○狗○關○門○此○時○之○打○狗○固知報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叫應一絲不爽然則合後文猫驚官哥又是與牆頭喚猫五娘這邊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寫出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叫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躧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我

來你也該點箇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裝啞裝憨兒的
春梅道我頭裡就對他說你趙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閑到
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伴打耳聒的不理我還拿眼兒瞅着
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膽大萬殺的奴才我知道你在這屋
裡成了把頭把這打來不作准因叫他到跟前照躂的我
這鞋上的齷齪哄得他低頭照提着鞋拽巴塊臉就是幾
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抹血忙走開一
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叫春梅與我採過來晚着
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去好好教我打三十
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等春梅于是扯丁
他衣裳婦人叫春梅把他于扯在兩邊般鞭子打下來打
的這丫頭殺猪也似叫那邊官哥經合上眼兒又驚醒了
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吐了五娘饒了秋菊罷只怕驚醒
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揉在裡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
砧碌子扒起來在傍邊解勸潘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
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拿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
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得他那邊姐姐說只怕驚了哥哥
為騙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荊樹金蓮緊白心裡惱
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攢上把火一般須臾
紫漲了面皮把手指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

便道怪老貨你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甚麼紫荊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裏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應我來你家討令飯吃教你恁頓摔我金蓮道你明日夾着那老毬走怕他家拿長鍋煑吃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走到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秋菊打勻二三千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的皮開肉綻纔放出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邊墮淚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與伯爵崔本甘夥計吃了一日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息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諕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走來對月娘說我向房中拿出他壓被的一對銀獅子來要叫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厮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鋪裡講定箇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幾時有纔好你叫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來（玉樓能爲嚴州作地）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賁四來向月娘衆人作

了揑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一兩五錢月
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鋪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
孟玉樓咱送送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
做鞋哩兩箇攙着手兒在前邊來貴四同薛姑子王姑子
去了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東廂房門首見大姐正在簷
下納鞋金蓮拿起來看却是沙綠潞紬鞋面玉樓道大姐
你不要這紅鑽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
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
這箇我心裡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線鑽口金蓮瞧了
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

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里吃了兩鐘酒在屋裡睡裡
玉樓便向金蓮道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
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拿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
沒腳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是我說
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恁有錢的姐姐不摸他些三
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兒你孩兒若沒命休說
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如今這屋裡只許
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經大姐聽着也不是則人偏染的白
兒不上色偏他會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辰刁蹬着漢子
說大醫看他亂他的俺每又不管每常在人前會那等撇

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雌着和我睡誰耐煩叫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裡去了俺每自恁好罷了背地还要說俺們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不是俺每爭這箇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和吳銀兒睡了一夜點出一逕顯你那乖覺叫漢子喜歡你那大姐道就沒的話說了昨日晚夕从進屋裡躧了一脚狗屎咋丫頭趕狗也嗔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謊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叫我教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叫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玉樓笑道你這箇沒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註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的腸子單管黃猫黑尾外合裏應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箇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躧到泥裡頭還躧今日恁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正說着只見賁四往經舖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

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來安兒說了賁四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說道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箇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即造綾壳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壳經一千部每部三分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擡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裡取出一個銀香毬來叫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于是拿

生蛋一語

結○果○

了香毬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鋪了賁四道與他講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像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榔頭也椿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莫說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先爲官哥一引兩箇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潘金蓮便拉

子○虛○之○財○已○費○過○了○矣○

着玉樓等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對
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昨日爹看着就都打掃
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上樓底下還要
裝廂房三間上庫閣段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都教漆匠
裝新油漆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的溫秀才家小
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
後邊那一張涼床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
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
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見達達一箇老頭
兒斯琅琅搖着鷩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
了教平安兒你叫在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
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
出來站了多大會兒怎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
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
叫小廝帶出來一答兒里磨了罷子是使來安兒你去我
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
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
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拿出來那來安
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
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臭小囚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

如何恁拿出來一時叮噹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裡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春梅姐的稍出來也叫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過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永銀那消頓飯之間都淨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拿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為証

蓮蕚菱花共照臨
風吹影動碧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姮娥傍月陰

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見收進去玉樓分付平安問鋪子裡傳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癡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二十一歲尚未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

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箇月老漢說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箇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箇兒子往後無人送老石人落淚直刺金蓮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冤刺入金蓮沒處○負○屈○含○冤○人○字○加之父○母○○之○心○直○令○天○下○不○孝人攢心刺骨告訴所以淚出痛腸玉樓叫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白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嘆人子潘姥姥哭死金蓮亦不問矣玉樓道不打緊處我屋裡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叫他拿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裡有可知○作○者○因○借○金○蓮○以○諷○天○下○人○見○逆○如○金○蓮○何○嘗○良○好哩金蓮也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心○滅○絕○是○知○凡○天○下○爲○人○子○者○皆○有○此○心○奈○之○何○獨○上○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與他媽○我○不○能○盡○孝○哉媽兒吃以己母遺之物贈人不能養之母不一返思直猪狗矣那來安去不多時拿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箇醬瓜兒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傷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挑着擔兒搖着驚閨葉

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誆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閑來無事倚門楣
恰見驚聞一老來
哭尽天下父母
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消

第五十九回

夫官哥死而瓶兒死。瓶兒死而西門亦死。故訪愛月見西門之歲月有限也。月娘生于八月十五日。過十五則缺矣。今愛月姓鄭。猶云正愛好月。又早過十五日也。豪華易老。日月如流。歌舞場中不堪回首。奈何奈何。

上文一路寫官哥小胆。寫猫至此。方一筆結出官哥之死。固是十二分精細。乃十官哥臨死時寫夢子虛云。你如何盜我財物。與西門慶我如今告你去也。二句明是子虛轉化官哥以爲瓶兒孽死之由。以與西

門索債之地二句道盡遂使推喚猫上墻打狗閉門
早爲今日打狗傷人猫驚官哥之因一絲不差甚矣
作者之筆眞有疎而不漏之至理存乎其中殆奪天
工之巧者乎然後知其以前瓶兒打狗嗔猫後金蓮
打狗養猫特特照應使看者知官哥卽子虛之化身
也

于金之捨爲官哥也王皇廟之讖爲官哥也王姑子
家之經爲官哥也資四所印岳廟所捨之經爲官哥
也子虛之帳已勾消一半至于瓶兒之死爲官哥也
然則瓶兒死後之費亦在官哥帳上籌度在子虛帳

上算也墻頭之物能存几何哉至苗青之物以王六
兒處來卽以韓道國去且加兩倍之利王樓之物得
之楊家失于李氏周指籌去不差一絲人亦何樂而
貪人之財也哉其如不省何

何以知官哥爲子虛化身也觀夢子虛云如今我告
你去也夫子虛已死數年而何以不告且必云如今
我告你去如今二字見以先我已來討債作孽至如
今債已將完孽已將成止用一告便來捉淫婦奸夫
也明明在此而自有金瓶以來能看而悟其意者誰
子今日彼我執芸隱而發之也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賭物哭官哥

詩曰

楓葉初丹槲葉黃。　河陽愁鬢怯新霜。
鬼門徒憶空回首。　泉路憑誰說斷腸。
路杳雲迷愁漠漠。　珠沉玉殞事茫茫。
惟有淚珠能結雨。　晝傾東海恨無量。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个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

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里吃酒去了叫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边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边見了月娘出來所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叫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敬濟拿鑰匙開了那边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搬運一廂七都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直卸到掌灯時分崔本也來幫扶完畢查数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脚錢出門細早有戒安在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听見家中卸貨吃了几杯酒約掌灯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所上坐的就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单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所以名錢老爹也一笑西門慶听言滿心欢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七買一分礼謝他于是分付陳敬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边拿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听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丫頭春香

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
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
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七重七
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已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
門外店裏慢七發賣了銀子來家來保一边不言可知又爲拐財一回作影老
婆滿心欢喜道我所見王經說又尋了个甘夥計做賣手
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个又好了到出月開
舖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边还少个人立
庄置貨老爹已定还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
能者多劳你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

易难得世間財你外边走上三年你若懶待去等我對老
爹說了明明自在教姓甘的和保官見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
是了韓道國道外边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
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几
盃濶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欢娛無度不必細說次日却
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同崔本甘夥計看着
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
無事忽然心中想起後云兜地上心來者也要在鄭愛月兒家去暗
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搗子
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

忙收下礼物沒口子向玳安道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个都在家裡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凉轎頭上戴着披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細然後起身坐上凉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叫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正是

天仙机上整香羅　入手先拖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伴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裡首迎接進去到於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厮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止留玳安和春鴻兩个伺候少頃鵲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來這裡自恁走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礼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俗態可掬鵲子道俺每如今还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都有了礼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決不答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落後老爹那裡又差了人來慌的老身昔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

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欢端的是怎麼說、俗態可掬、鵓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諕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纔催促了几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还睡到這咱晚、總是抬高月兒香溫玉軟、不是挂姐可比、不一時丫鬟拏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鵓子道、請老爹到後边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拿絕身分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點明坐了半日、拿篩身分忽听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鬏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纘、梳的黑髮七光油油的烏雲、七髩堆鴉猶若輕、烟密霧上着白藕絲、对衿仙裳下穿紫糾翠紋裙、脚下露紅鴛鳳嘴鞋步搖寶玉玲瓏越顯那芙蓉粉面、正是

若非道子观音畫、定然延壽美人圖、

愛月兒走到下面、望上不端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边、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拏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双手

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筯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窗綉幕、錦褥華裀、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眞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描房正是描月兒如此一寫來豈門房中可鎖者乎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了鬟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了餅、收了家火去、就鋪茜紅氊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菓、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箏排雁柱、款跨絞綃、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恰合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梁之声、唱畢、促席而坐、拿骰盆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絞汗巾兒、上頭束着个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裏面、只用紙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还伸手往他袖子裏掏、又掏出个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观看甚是可愛、說

姑○姐○姐○又○在○此○一○聲○[illegible]

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比說畢西門只如此俗態可掬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摟在懷中兩个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摸弄他香乳緊七就七賽麻圓滑膩一面扯開衫兒覷看白馥七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揝粉頭見其粗大諕的吐舌害怕双手摟定西門慶脖項說道我的親七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趣言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刺七兒的紅赤七紫澀七好砢磣八子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七俗態可掬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交欢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俗態可掬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桌抬過一边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往後边更衣澡牝去了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子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在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問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將絹兒安在褥下

細解衣上床兩个枕上鴛鴦被中鴻鸞西門慶見粉頭肌
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蒸餅一般柔嫩可愛描金蓮
此又以愛月抱了把腰肢未盈一搦誠爲軟玉温香千金
之物一結
難買于是把他兩箆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束在兩边腰
眼間那話上使了托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摸半
晌方纔沒稜那愛月兒把眉頭縐在一處兩手攀閣在枕
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声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
罷不消其以上窈如許淫婦而西門慶听了愈覺銷魂肆
行抽送不勝欢娛正是得多少

春點桃花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恋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
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
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畫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礼
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
早晚纔回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
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蘭兒玳安道
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恋好去的然則不來家已直供出矣月娘道不是
那裡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匣送礼去
了潘金蓮道大姐七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听
見說蛮小廝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蛮小廝來問就是了

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箇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几條街巷到个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立着个娘七打扮的花七黎七的金蓮听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个院裡半門子也不認的趕着粉頭叫娘七起來又問道那个娘七怎麽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个假壳進入裏面一个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边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壳生半門子面搽的嘴唇紅七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裡坐來春鴻道我和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着俺俺每吃酒并肉挑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个相似在咱家間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了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後提刑家拜壽去了郎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定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唧汗巾子拾扇兒我品玉

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尿、在衣服上呼之即止、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彈、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裏、用紅絹裹肉、令猫撲而撾食、歷七敘來令人髮指、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刘婆子藥、畧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吃飯、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七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墜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听那官哥兒呱的一声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風搐起來、慌的妳子丟下飯碗、搂抱在懷、只顧唾噦、與他收驚、那猫还來趕着、还要撾被迎春打出外边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搐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忙使迎春後边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搐着哩、娘快去、那李瓶兒不听、便罷听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　　諕壞三毛九孔心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弔、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珠流出、咿咿猶如小雞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似、連忙搂抱

起來臉揾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七我出去好七見怎麽就摘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猫所詬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七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又與蕙蓮月娘听了一声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住的猫詬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婪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俺猫在屋裡好七兒的卧着不是你每怎的把孩子詬了沒的賴人起來瓜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裡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猫怎得來這屋裡迎春道每次也來這边屋裡走跳金蓮接過來道甲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揾他可可今日兒詬起來你這了頭也跟着他怎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白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利巾可畏看官听說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猫必欲詬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子已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敖害趙盾丞相一般又明揷一証正是

花枝葉底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月娘等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

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有了脉息只顧
跌脚說道此遭驚號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灯心薄荷金銀
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閉緊閉月娘連
忙扳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
過不來告過主家奶七必須要灸几蘸絶好月娘道誰敢
躭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灸了惹他來家嚷喝李瓶兒
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爹罵等我
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
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閉尺并心口
共灸了五蘸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七直睡到日暮時

分西門慶來家还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
他五錢銀子一溜烟從夾道内去了月娘可恨西門慶歸到上
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对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
到前边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七的問孩兒怎的風
搐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了頭奶子都不
敢說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
中焦燥又走到後边問月娘月娘隐瞞不住只得把金蓮
房中猫驚號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
針灸难過得來若等你來只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主張
叫他灸了孩兒身上五蘸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还未醒

西門慶不听便罷听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胆边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繇分說尋着雪獅子提着脚走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碎只听响喨一声腦漿迸萬朶桃花滿口牙零噙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擒鼠耗　却歸陰府作狸仙

潘金蓮見他拏出猫去捽死了坐在坑上風絞也不動画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佢死的强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總是好漢一个猫兒得着你咻屎亡神也似走的來捽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还問你要命你慌怎的然則武大并一猫之不若矣賊不逢好死变心的强盜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因說奶子迎春我叫你好着着孩兒怎的叫猫諕了他把他手也撾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拏到衙門裡與他兩拶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医家他也巴不的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于內变爲慢風月娘可殺理星人室罪已难辞刘婆子又踵禍讞吾將百割此等壞事婦人也內裡抽擒的腸胃兒皆動尿屎皆出大便痢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睁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該殺又

請小兒科太医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騭守他罷了、岐黃爲此言自全者無數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个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七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礼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个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使性兒、被此互相揭調、百忙中點醒愚人俟佛者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弔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裡進香紙、把經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細又舉荐了一个看小兒的鮑太医來、看說道、這个変氣天弔客忤、治不得了、自已遲延自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七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此處着此語傷盡天下孝子心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値八月下旬天氣、點明八月一絲不紊瓶兒以八月來也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灯、了鬟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窓月色、更滿沉七、果然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

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但見

銀河耿七玉漏迢七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画簷前吁噹鉄馬敲碎思婦情懷銀臺上閃爍灯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睡夢多

當下李瓶兒臥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似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声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七你饒恕我則个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分明說官哥爲子虛化身與後孝哥爲西門化身作一遥对章法讀此二句蓋信了言非謬連噦了几口道怪哉怪哉听一听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李瓶兒謊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列次日西門慶進房來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如今我使小厮拿轎子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个伴兒再把老馮叫來伏侍兩日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酉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裡只搐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七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

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可常峙節又走來說話（必于忙中插一間筆文字直是于怜百刺）告訴房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所見後边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峙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急七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都在房裡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裡一口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呼短嘆（寫的出真是生龍活虎非要木偶人者）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衷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零兩个月合家大小放声大哭那李瓶兒撾耳撓腮一頭（力不○虎轉世）

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摟着他大放声哭（寫得出）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答兒裡死了罷我也不久活在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宴得到）西門慶即令小厮收拾前所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枕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抬出去那裡挺放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着那里肯放口口声声直叫沒救星的冤家嬌七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劝他不住西門慶走來見他把

臉抓破了滾的寶髻鬅鬆烏雲散乱便道你看蛮的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声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後度）如今抬出去好叫小厮請陰陽來看這是甚麼時候月娘道這个也有申時前後玉楼道我頭裡怎麼說來他管情还等着這个時候纔去原是申時生还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〻的一年零兩个月李瓶兒見小厮每何候兩旁要抬他又哭了說道慌抬他出去怎麼的大媽〻你伸手摸〻他身上还抗哩（一時不差方是筆化）寫得出叫了一声我的兒嘍你叫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跪了一回衆小厮纔把官哥兒抬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还对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庙裡說声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庙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叫他快抬了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儹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里一聞來報喬大戶娘子隨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家人又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还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來叫與他看七里書徐先生將陰陽秘書瞧了一回

說道哥兒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喪本家要忌七哭声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兎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明說子虛來西門家之故并兒之死矣）吃酒落魄（明說子虛前身）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明說子虛）遭氣寒之疾臥床蓆穢污而亡（明說子虛）今生爲小兒亦患風癇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日太歲先亡攝去魂魄托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閣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坟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几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傷心慘目有如是耶）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乱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听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弔問又差人对吳道官庙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亦是報恩寺僧念經明对子虛）吳道官庙裡并喬大戶家俱備折卓三牲來祭奠（一番二家）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姨夫花大舅

都有三牲祭卓來燒紙、又一番寫四家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
峙節、韓道国、甘出身、賁第傳、李智、黃四、都聞分資、晚夕來
與西門慶伴宿、又一番寫九家總爲西門死一襯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
起提偶的明說世人先在哥兒灵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厮
上、放卓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
三家、都有人兩來上紙、又找三家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
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
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子
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
房中歇了三夜、桃上百般解劝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

嚴經解冤呪、劝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
冤家債主、明說子虛矣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
產孩兒三遍、俱不過兩歲而亡、婦人悲啼不已、抱兒江边、
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謂此婦人曰、不用
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你若
不信、我交你看、將手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
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來、我特來報冤、明說出子虛矣今因汝當
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
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冤、道畢、遂沉水中
不見、不該我貧僧說、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

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明言字虛轉世）爲你捨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害你不得故此離身（然則銀球反成禍種）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李瓶兒听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孤流涕不止（死已有因矣）須臾過了五日到廿七日早辰催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雪蓋玉梅雪柳圍隨前着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家男之柩（作孽）吳道官廟裡又差了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遶棺轉咒（作孽）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作孽）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坟上悲痛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裡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瓶兒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二姐往坟頭去（坟頭去者十人）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兩个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留下做伴者四人）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柏林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赶着棺材大放声一口一声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嗓叫的連声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頭磕傷金釵墜地（寫得出）慌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拐扶起來劝歸後边去了到了房中見坑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耍的那青星傳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想將起來（[illegible]一結小小物事用入文字便令無旁血脈背向此中洒出真是奇絕文字）拍了卓子又哭小不了吳銀兒在旁扯着他

手劝說道娘少哭了哥兒已是他閉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見顛頭惱（無心人如圖）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牆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己身他將你孩子害了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理了几遭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是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边纔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裡唧喳成一塊对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他這个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有心事人又如圖）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學執不得了隨他罷（一語直至碧落黃泉無分訴處）正說着只見妳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叫你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來交你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如意又自有心事又安如意後文之根）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真是悲從中來）雪娥與

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只顧哭了去一面叫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卓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嚥下去只吃了半碗兒就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坟上叫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埜了那日喬大戶并衆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基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累你家姐匕做了望門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的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往後愁沒子孫須要慢匕來親家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親家休矣）西門慶在前所叫徐先生洒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不忌西門慶拿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拿到後邊去了（隨手牧拾博浪鼓如撕金扇一樣章法）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此回小小一篇文字見色慾有悲傷之時錢財無止足之處爲世人悌淚相告也

瓶兒之病因官哥本因子虛乃官哥未死子虛不來是官哥即子虛官哥既死子虛頻來是子虛即官哥而必寫官哥在子虛懷中者正子虛所以纏瓶兒之處而瓶兒纏孽之因也或人必執官哥在子虛懷中疑爲子虛乎彼烏知着相受迷之故而自已先着相受迷也

官作生涯見西門一片市井全不改悔也又爲臨死

筭本之時。預開帳簿也。

此回文字閒手將題面兩事。輕輕叙完下文接以一酒令。總括金瓶梅三人。并玉樓并愛姐月娘。已爲後文一番結束。上映吳神仙以及卜龜等文字也。且更以二清江引。爲月兒作襯。而第一个又爲金蓮敬濟一引。赶他去別處飛。又爲春梅地也。故此回是過節。文中却插入閑鎖。文字神妙之至。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詞曰

倦睡懨懨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慵。半垂半捲舊簾櫳。眼穿芳草綠淚襯落花紅　追憶當年魂夢斷。爲雲爲雨爲風。淒淒樓上數歸鴻。悲鴻三兩陣。哀緒萬千重。（爵亦淒惻動人）

右調臨江仙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搜精神百般稱快。指着了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

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荅谷了椿凳折了靠背兒沒的椅子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搗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边屋裏分明听見不敢声言背地裏只是弔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上煩惱憂戚漸〻精神恍乱夢魂顛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个十三歲的丫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病又發起來照舊下边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在医官來看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〻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凉金風淅〻李瓶兒夜間獨宿房中銀床枕冷紗窓月淩淒惻之極不覺思想孩兒欷歔長嘆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窓櫺响李瓶兒呼喚了鬟都睡熟了不若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錯）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双手就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〻咽〻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

○尊○帳○分○明○一○絲○不○

自家迷辰鐘捧喝有詩爲証、

纖匕新月照銀屏、　人在幽閨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荣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礼物、謝主事就說此賞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礼花紅來、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里李銘、吳惠、鄭春、三个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个看銀子、一个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紙（西門官從此處來固應冠帶燒紙）各親友遞菓盒、把盞畢、後边厮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菓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在坐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温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還有李智、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个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爲錢字一描）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边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飛

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姨夫温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欢喜晚夕收了舖面把廿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敬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留下三个小優兒在席前唱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走出前边解手叫過李銘問道那个扎包髻兒清俊的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元來不知道因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他家吃酒請了他姐七爹月兒了伯爵道眞个怪道

前日上紙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拾了小舅子了信然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拌與你應二爹一大鍾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麽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个出位妄言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七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个兒我听我纔罷了一經不放空當下三个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个我只要鄭春单彈着箏兒只唱个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

唱个罷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个曲兒、吃一鍾酒叫玳安、取了兩个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七唱清江引道

一个姐兒十六七見一对蝴蝶戲、香肩靠粉墻、春笋彈珠淚、與梅香赶他去別處飛、黃絹幼婦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纔飲訖、玳安又連忙斟上、鄭春又唱、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宜話笑吟七招將花片兒打、干狐之腋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推與我來、我是你家有毬的蛮子、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到明日只好做个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子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拿磕瓜來打這賊花子、謝希大悄七向他頭上打了一个响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兒、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腐得入化故妙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个令

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个庶几均勻彼此不乱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順着数去遇點要个花名花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是一起

一擲一點紅〻梅花对白梅花春梅○直貫弄一得叙之春梅

吳大舅擲了个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說道

二擲並頭蓮〻滴戲彩鴛金蓮○直貫至不憤吹簫之金蓮花得意殺也

沈姨夫也擲了个二飲過兩杯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韓姨夫道

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冠瓶兒○珠沉玉碎矣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温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四擲狀元紅〻紫不以爲褻服玉樓○玉兒自是尊貴

温秀才只遇了一杯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个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个急口令兒罷

一个急〻脚〻的老小左手拏着一个黄豆巴斗右手拏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一个黄白花狗咬着那綿花叉口那急〻脚〻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

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黃白在偷不知手閒過那狗七閒過那手（忽用此作一閒）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謅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个手去鬬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叫他不拿个提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捧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个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說一个比他更妙

墻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騾馬落下破瓦打着騾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造破瓦倒好你家娘子見刘大姐就是个騾馬我就是个破瓦俺兩个破磨对瘦驢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蛮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哄狗也不要他（自嚼入肚又一笑）兩个人鬬了回嘴每人斟了一鍾該韓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順着來不要遜了于是韓道國道說

五擲臘梅花花裏遇神仙（爱如貞操俱見）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个六

六擲滿天星七辰冷落碧潭水（月娘○直貫入雲裡手之夢又西門死期至矣）

果然擲出个六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加

官進祿三王有慶事亦等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
面李銘等三个上來彈唱頭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
小優兒出門看收了家伙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
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生涯就遍那边去了一宿
晚景不題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
只閑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还人只挪了三百
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閑出來再我完不敢遲了伯
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叫陳敬濟來把銀
子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还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
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

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心裏亂就打發他去
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
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亂七的有甚麽心緒和你說
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
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
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叫常二哥門面開個小鋪
兒月間撰几錢銀子兒就勾他兩口兒盤攪了伯爵道此
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教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
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七這勾當去
罷伯爵道你這里還叫個大官和我去西門慶道沒的批

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以上西門一段雖是結得鈔一回之
尚知揮金助友況不顧爲西門者乎卓是調侃世人不少西門亦作者有意言如西門等小人
還有些小事寔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
些礼兒去他使小厮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
叫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叫他來回你話的西門
慶道若是恁說叫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
到了常家常峙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拏
出銀子來與常峙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叫我同你今
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罷
你的事我方纔得去常峙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